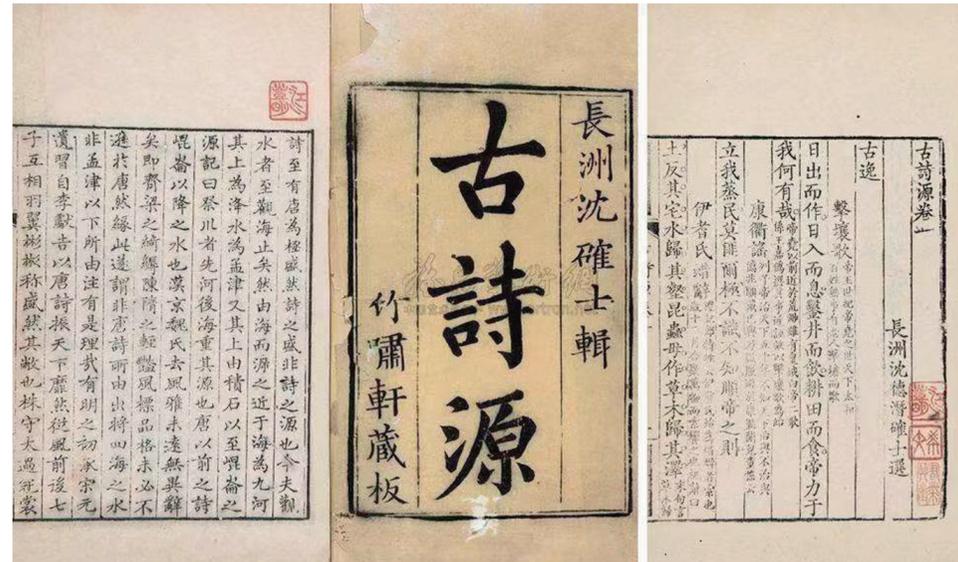


# 清代沈德潜与京口三诗人

文/朱昌勤



清代康熙乾隆时期，著名学者、诗人沈德潜因为对诗歌理论、创作的突出贡献，被誉为“诗坛都头领”。与之同时代，京口有三位“布衣诗人”：余京、张曾、鲍皋，因为他们得到沈德潜赏识，而名噪一时，沈德潜称他们为“京口三诗人”。

沈德潜是位老来得宠的官宦、诗人，生长于苏州农村，早年家贫，从二十三岁起继承父业，以授徒教馆为生，过了四十余年的教馆生涯。尽管处境并不如意，但他并未弃学，在奔波生活之余，勤奋读书，十六岁前已通读《左传》《韩非子》《尉缭子》等书。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，竟然科举屡不中，从二十二岁参加乡试起，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，最终在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才中进士，时年六十七岁，从此跻身官宦，备享乾隆荣宠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此时沈德潜已年届七旬，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，他博古通今，对答如流，乾隆大为赏识，称之为江南老名士，并对大臣们说：“我和沈德潜的友谊，是从诗开始的，也以诗终。”

沈德潜虽然不是京口人，但与京口却有着极深的渊源。早在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，沈德潜应魏荔彤之聘，来镇江魏氏学馆为其课子，闲暇时作古文六十余篇、诗百余首。44岁那年，沈德潜来到京口住在见山楼做了三年教馆，在此期间他编纂《古詩源》一书，将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七百多首诗歌收录其中，并对大部分诗作加以评注和考订，全书共十四卷。

沈德潜对京口诗人余京、张曾、鲍皋颇为推崇。在京口著书期间沈德潜常出游京口三山，在焦山偶然读到了余京的诗，后经焦山僧侣介绍认识了余京，因为诗风相近，从此成为好友并经常酬诗唱和。多年后，沈德潜又结识了张曾、鲍皋。沈德潜在为张曾《石帆诗集》作序中说：“余于京口得交诗人三，康熙戊戌（1718年）交余子江于焦山，乾隆癸亥（1743年）交鲍子步江于京师，乙丑（1745年）交石帆（张曾）于梦堂司马宅……”“京口三诗人”与沈德潜相交时间虽然有先后，但都声气相应，学习切磋，增长诗艺。

实际上“京口三诗人”的确与沈德潜有着诸多相似之处。三人同为平民出身，且笃学求知、不入仕途。据载：余京，3岁丧父，母张氏略通文墨，亲自授课，10多岁时，熟读经史，长于诗，多有宗唐之作，著有《江干诗集》；张曾，性不偕俗，诗工而家益贫，放浪京口、

淮扬间，著有《石帆诗集》；鲍皋，自幼聪明，向人借书阅读，熟记胸中，13岁在采石矶太白楼上题词，见到的人都惊赞其才，鲍皋一生沉溺于诗，不事科举。

“京口三诗人”最让沈德潜赏识的，还是他们都具有“清新自然”的诗风。余京有《登山塔》：“半空月忽住，陡觉下方浮。白浪连山走，青天入海流。尘埃吹野马，城郭动蜉蝣。极目穷巴蜀，风帆万里愁。”张曾有《雨宿焦山》：“岩光惊早起，江阁雨残时。烟鸟去无尽，风潮来不知。樱桃分饷客，芍药对题诗。四月山中好，幽禽莫负期。”鲍皋有《焦山精舍夜饮》：“我吟天风海涛曲，焦岩飒飒振林木。汉隐先生拍我肩，邀向岩间结茅屋。茅屋直下临奔湍，阴林积雪森夏寒。清飙回动白羽扇，明月走送黄金盘。黄金之盘白玉壶，长江泻酒那用酤……”

三诗人诗歌创作在内容上都取材于京口的山水景观，手法上既“尚唐诗韵”又不失个性。余京的清幽冷峻，张曾的蕴藉宛转，鲍皋的清雅旷达，在当时的诗坛竟放异彩。三诗人要数鲍皋成就最高，他为清代前期镇江诗坛领袖人物。其鲍氏家族“一门风雅”为诗礼世家，是当时江南屈指可数的文学世家。鲍皋著有《海门初集》《二集》《三集》各19卷，《京口文献录》《笔耕录》《十美诗》等。沈德潜与“京口三诗人”的交情，是镇江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，他们的诗作更是传承至今的文化瑰宝。



沈德潜画像

## 城西老山巷的记忆

文/任德发

山巷在古城的西部，就是连接大西路和宝盖路的一条巷子。全长在三百米左右，北对宝安新街通中华路，南连山巷底，穿沪宁铁路翻风车山，通近郊各村镇。山巷在当初因和西门外大街（如今的大西路）运河水道（如今的中华路）纵横交叉，形成了镇江城西部地区繁华热闹的中心区域之一。

当年，省政府的迁镇，大西路的拓宽改造，中华路的填河开路，沪宁线的通车……这些因素都让山巷在城西的交通、商贸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。同时，它又是城西南近郊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，其东南端的曹家坡曾是蔬菜、柴草批发零售的转运地。加之往日城西地区人口密集，房舍参差，千万人家，山巷当日的繁华是公认的。但这“山巷”为何叫“山巷”？还真说不清，明明无山可言，充其量就是从宝盖路进巷子有个不大的坡度，可它偏偏就是叫山巷。说起来自己在山巷生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仍不明此理，真有点惭愧。

和山巷相连的巷子有很多条，东面有“行宫巷”，巷子里有镇江民间“都天会”中“都天大帝”的行宫，从前每年一度镇江人的狂欢节日“都天会”巡游全市，都要在这儿休息，奉香敬茶。有“书场巷”，传说过去曾有段时期，这儿是镇江城听扬州评话的“书场”最多的地方。“留余巷”则是两边产权业主修屋时，互相恭让留出的一条通道巷子，流传后世，一时间成为佳话。“大巷”是通往清真寺街的最近通道，“西大寺”那是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苏南地区最大的清真寺，每年逢伊斯兰教节日，这里都是堵街塞巷。

西边有“布业公所巷”进巷子十多米，即是“布业公所”，它曾是全市纺织业、布业商人的集结中心，公会所在。对门即是文保单位，革命先辈嵇直的故居。巷子西首有“火星庙”，至今尚有“古戏台”。火星庙旁有“节孝祠”，现今墙壁上还存有众多奉旨表彰的镇江城贤孝子、贞节妇的石刻碑文。“龙王巷”，周边还有“大、小龙王巷”，曾有过关于龙王爷的传说。篾篮巷、皮坊巷、大夫桥这些都带有专业色彩，也都是山巷向西连接万家、民国春街、小街等处的重要通道。

记忆中，“山巷”街道都是由清一色、一米多长的长条麻石铺就，横的在中间，直的在两边，恰如平放的梯子，如蛇腹图形，称之为“龙脊

路”，直条石上因长年走独轮车，很多都留有深深浅浅的车辙。街巷两边大都是一扇扇木板门的门面房，墙上、门上或门楣上都涂有或悬挂各种招牌、字号。米店、面店、煤炭店、理发店、炒货店、香烛店、店店相连；猪肉铺、牛肉铺、裁缝铺、糕点铺、烟酒糖果铺、南北杂货铺、烧饼馒头包子铺，铺铺相接。更有那大饼油条摊、鞋子修理摊、瓜果蔬菜摊；酱菜作坊、豆腐作坊、造酒作坊；牙医、诊所、老虎灶……一应俱全，只要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都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到，买全。

忘不了巷子南端那家烧饼油条火面店，曾是我中学时代出门上学的第一站，它斜对面的理发店，则是我每月都要光顾的地方。忘不了篾篮巷口茶食店里的蛤蟆酥、大巷口对过的谈氏大饼、酱园小菜，皮坊巷口的高庄馒头。还记得那肉店里的胖老板、香烛店内那爱打扮的老板娘、纸扎店内弯腰驼背的老头、米店内的小伙计，还有茶水炉子老虎灶前，阵阵热气笼罩下等开水的人群……街面上各种热闹的场景，各色人等的奔波吆喝，为生活而忙碌的姿势，至今还时时浮现脑海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后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，巷子里的店面摊点少得多了，增加了不少企事业单位；机面厂、服装厂、牛奶厂、日用化工厂，粮食、煤炭、蔬菜、猪肉、水产供应点……每天早市采购时间和上下班高峰时段，依旧是繁忙一片。巷子内人们摩肩接踵，拥挤不堪，曾记得那时候我们年轻人打赌，谁要能在那个时间段，骑着自行车贯穿山巷不下车，那他就是众人佩服的高手，因为骑车贯穿山巷实在太难了，常常是要数次被逼下车推行。

随着市区商贸中心逐渐东移，山巷的繁华不再，临街的门面房先后都变成了住家。新世纪初，山巷变成了马路，开辟了市民休息广场，马路旁高楼林立。而往日的情景，只印刻在老一辈镇江人的心中。



如今的山巷广场  
图：任德发摄

沈德潜编纂的《古詩源》  
图：朱昌勤提供